





原件短缺

1-2頁

藝圃球瑯序



球瑯叙叙球瑯也夫球瑯曷名哉天球
鳴而萬籟寂球瑯振而群音希故班馬
賈董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代榮艷焉諸
子百家嘿默已也余邑大夫

貞菴蔣公未第時偕其仲養菴先生讀
書山牕因取何大復論十二篇而廣之
出入經傳羅絡子史越歲乃成凡八十

餘篇丁卯秋全領鄉薦公即聯捷簡令
吾樂暇出所論以示邑庠士庠士輩章
章讀已章章嘆也遂請梓而公之因屬
余言弁首余曰論易言乎哉以商確古
今則尚乎博以是非人物則尚乎嚴以
闡明性命則尚乎精三者備故傳也余
觀球瑯玄覽日月星辰之運化幽探陰
陽鬼神之屈信上溯帝王皇霸之污隆

下稽秦漢唐宋之脩短山川人物性命
文章森然具矣有韓之竒而不艱有柳
之葩而不浮有歐之澹而不枯有蘇之
雄而不放若適都市荆金卞玉充如也
若對下吏推情定律肅如也若射以由
基御以王良得心應手由由秩秩如也
博矣嚴矣精矣余嗟嗟矣美而愛愛
而傳厥惟球瑯哉昔二程倡道河洛識

者卜其聚奎之應今

國家文運炳朗而公伯仲自為師友大

肆其力於文煥然符象緯翊道傳也宋

之文明云乎哉今之文明云乎哉余為

公卜之矣 峕

隆慶庚午夏五月朔

賜進士第大理寺左寺丞前提督北畿

學校監察御史治生陳省頓首拜撰

藝圃球瑯目錄

一卷

從化篇

用賢篇

下士篇

薦舉篇

審材篇

隱逸篇

用舊篇

故舊篇

德量篇

廉潔篇

崇儉篇

守樸篇

原師篇

事師篇

託孤篇

讓國篇

勢成篇

謹微篇

擬儒篇

勤政篇

勤學篇

博學篇

二卷

執法篇_上

執法篇_下

讀法篇

任將篇

用兵篇

尚守篇

尚辨篇

用奇篇

尚謀篇

賞功篇

庵寺篇

母后篇

婦德篇

國勢篇

心迹篇

謹言篇

恬退篇

明節篇

持盈篇

就卑篇

習染篇

均任篇

三卷

維世篇

寶玉篇

議交篇

名分篇

知己篇

附托篇

真信篇

假借篇

達權篇

報德篇

敬慎篇

固權篇

遊觀篇

威儀篇

養老篇

安貧篇

擬盜篇

薄葬篇

禍福篇

困厄篇

毀譽篇

讒譖篇

四卷

剛柔篇

觀人篇

防慾篇

趨勢篇

形相篇

感夢篇

睦族篇

宮室篇

信任篇

用直篇

祥瑞篇

遇合篇

激通篇

去邪篇

見幾篇

年齒篇

威名篇

比古篇

評文篇

報讐篇

賤同篇

殖業篇

藝圃球瑯目錄終

新刻藝圃球瑯集註

賜進士常熟貞菴蔣以忠著稿

同年舉人弟菴蔣以化全稿

常熟廩生弟達菴蔣以行校正

福建長樂縣門生林大桂集註

直隸永年縣知縣張可久重刻

廣平府儒學訓導何錦訂錄

從化篇

主意

從化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君人者當謹其機也首段泛言從化之易次段指人君所好而下必甚焉末段言人君當慎其趨以為率下之本

董生曰上之化下猶土在範惟甄所為甄土也猶金在

鎔惟冶所鑄冶陶人也夫上之化下易也下之從上亦易

也如草從風如水從器也下之情草與水也草之戴

風風驚東則靡東風驚西則靡西隨風東西也水之

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隨器方圓也下之於

上從其所化猶影之於形響之於聲音不虛也匡衡

云此下至民多畜聚皆衡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

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風則下有盜竊之民是

以鄭叔好勇而國人暴虎鄭叔共叔段也秦穆貴殉而士多

從死公薨三良從死陳大姬好巫而民多淫祀胡公夫人無

子好奉鬼神晉侯好儉而民多畜聚唐風山有樞詩序云

俗皆儉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其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不

特此也齊桓好衣紫闔境披異綵韓非子言齊桓公

紫晉文惡華飾群下衣狎羊華侈故諸臣皆奉承德

意以狎羊魯哀好文服舉國著儒衣其無儒哀公道

為裘服之魯多儒服趙武好鷓鴣按淮南子趙武

何為無儒楚靈好細腰臣妾甘自餓春秋楚靈王圍也

而朝趙楚靈好細腰臣妾甘自餓墨子曰楚王好細

國化之腰而國人勾踐好刀劍越王勾踐好劍

多餓死兵相夫紫非正色也狎非美裘儒非便服鷓非冠飾

餓非養生。兵非生噐。皆甘心趨之。從化也。右第是以

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而不

敢苟也。孔子偃草之論。詩人取攜之味。大雅板之篇

言天牖民易也豈無旨哉。或者以唐堯之世。而四凶無良。殷

紂之時。而三仁貞卓。漢文節儉。而賈傳疏奢。齊景好

靡。而晏相處儉。以為上好而下。未必從焉。非通方之

見。探本之識也。右第

三第

從化尾

用賢篇

主意

賢才之用。舍國家之安危。係焉。故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亂。至若始用而終不用者。亦始乎治。而卒乎亂也。首段言用賢之效。次段言不用賢之失。末段又着用賢不終之戒。

昔人有言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

如得一歐冶。伯樂善相馬。歐冶善作劍。歐冶越人。得地千里。不如得一

賢人。故人君之欲平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任

士。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

者。託於賢。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

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

以為國。况於俗主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為之

不斬園有螿虫。蔡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故宮之竒。用於虞。晉獻終夜不寐。淮南子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竒。在

馬為之寐。不安席。得臣子玉用於楚。文公側席而坐。晉楚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晉文公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魯致莊子於

下。齊人不敢過。下衛致子路於蒲。晉人不敢過。蒲人

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忌子路。不敢過。蒲。惟所用者賢也。粵稽

諸古。二八升而虞朝盛。舜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

謂之伊呂。進而湯武寧。三賢用而小白興。齊桓公名

八愷。臣叔牙賓。五臣顯而重耳霸。晉文公名重耳。五臣孤

胥無阻。朋。季秦穆用由余。五羖西戎併却。史記曰。由余先晉人

子。

與內史廖謀。以女樂遺我王。王悅之。由余諫不聽。務

公遣人邀之。余歸秦。著兵法六篇。穆公用其謀。拓地

千里。五羖大夫。乃百里奚。虞人也。後亡走宛。楚鄙人

執之。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遂伯天下。楚用叔敖子反。而江淮大定。楚莊王皆賢大夫也。伯

楚。有種蠡泄庸。剋滅疆吳。雪耻會稽。勾踐越王名。為吳

稽。以臣種行成于吳。許歸苦。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

心。焦思嘗膽。卧薪卒滅吳。強齊困閔於莒。燕昭王為齊敗而召賢郭隗。曰。致士

為亞卿。伐齊乘勝。大抵賢才有裨於國。章章較著也。

長驅困齊。王宮城。是故蕭相以韓信留不留。而卜漢王之成敗。韓信於

漢時亡去。蕭何追之。曰。國士無雙。王晉人以殷浩起

欲平定天下。非信無可以計事者。不起。而占江左之興亡。晉殷浩才名冠世。謝尚王濛

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

唐室以裴度之進不進而決天下之安危度身貌不逾中人而

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老少用蓋國無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策勲安危繼絕者鮮也宋襄不

用公子目夷大辱於楚宋襄公及人戰于弘大司馬目夷諫曰天欲棄商久矣

公將興之不可公不聽及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既陣而後擊績曹不用僖負羈敗死於戎僖負羈不見之宋師敗績

伐曹數其陳靈以殺洩冶而亡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不用負羈

宣淫民無則焉靈公殺之後與孔夫差以沉子胥而

滅種行成子胥諫弗聽子胥知其敗乃使齊厲其子

於鮑叔太宰嚭諧之王賜子胥以鑄鏃之劍而死取

其尸盛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後哀公十七年越伐

吳敗之夫茲非其明驗哉右第然又有一人之身者

榮終辱前昌後蹶者在所任也桓用仲父則一匡用

豎刁易牙則身死不葬管仲死桓公用豎刁易牙開

爭立五十餘日未玄用姚宋諸賢則開元治起唐玄宗

元初用姚崇宋璟協心輔佐刑罰清平用李林甫楊釗則兩京蕩塵任

人可不謹哉玄宗以林甫為相九齡曰陛下相林甫

窺上意以聚斂得近一歲領十是知天下無常寧之

道使後激祿山反范陽陷東京

國無常治之民得賢者安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而者也右第

用賢尾

周禮卷之五

下士篇

主意

首段言人君下士之誠否而士之去就異焉
末段推言好士者要得其人不得其人則賢
才亦止於
千里矣

周公大聖人也其相成王也下白屋之士者七十人

而周室以安見家語宓不齊賢令尹也其治單父也所

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七人而單父以治見說苑晏平

仲賢大夫也其相齊國也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齊

君以顯見史記夫下士以求治聖賢猶若此况其他乎

昔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

之主見布衣之士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

之

曰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魏有段干木，文侯敬之，過其廬必式。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已過乎？文侯曰：寡人光於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詳見淮南子夫布衣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故也。後世若築臺禮士，郭隗之智謀，解見前開閣招賢，公孫之文具，武帝方興功業，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文，具文飾之，備具也。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右第雖然，下士必自好士，始獨惜世之好士者，皆類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鈎以駕龍，鑿以駕龍，屋室雕文以駕龍。鈎，秤鈎也。鑿，亦石琢器也。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

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劉向新書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馬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之世，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故士有不遠千里之外，抱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莊子書云：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趼。不敢休息，因以見君君，置而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善乎！船人蓋胥對晉平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主君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嘆曰：安得賢士與。

之樂此也。船人蓋胥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云云，皆蓋胥語。

下士篇尾

薦舉篇

主意

賢才實於國用之存乎人耳。古者盛帝用賢則王，不用賢則亡。君人者不可不審也。首段言賢之有益於國，次段言薦賢存乎人，三段歷舉薦舉之法，末言不薦人才之失。

易泰之初九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夫致泰之道多矣，而聖人必繫此於首者，明致治保國之要由此其需也。國之需賢，辟車之恃輪，舟之倚楫乎？車推輪則無以行，舟毀楫則無以濟。國之賢則無以理，乏賢理國若鳳虧六翮，驥縻四足，欲望摩青天，駕千里，將何藉哉？右第然而連城之壁，瘞影荆山。荆山出夜光之珠，潛輝合浦。合浦水名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

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羅綺之堂。者人所舉也。賢

人有脛而不肯至。寧蠹材於幽岫。韜迹於柴華。者人

莫之舉也。賢曷故哉。二。是以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

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糝行。在昔大

臣。拔竒於囚虜。管仲韓。擢能於屠販。呂望年五十去

十為文王師。身受進賢之賞。名垂不朽之芳。顧不休

哉。以是知薦舉之道大矣。咨四岳。求司空者。堯舜也。

舜即位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制鄉舉里選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

舉於鄉勤吐哺握髮者周公謂子伯禽曰吾一飯三選於里

武周也。漢制有郡國可薦。有學校可薦者。漢之取

國則有明經在學校則有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唐今有薦至三十

人至四十人者。唐憲宗相李吉甫問裴垪以人才垪取筆疏三十人吉甫皆不日盡用之

或忘仇以薦。則解狐之於荆。伯柳之於魯。後趙簡王問

上黨守狐文靜之於仲淹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人曰柳也可

其次不次公不公放逐十有餘潞公之於唐介是已。

唐介劾彥博。帝貶為英州別駕。後或舉親以薦。則祁

奚之於午。祁奚子祁午。奚請老。晉文公安石之於玄

晉孝宗時。秦符入寇。時方以玄為憂。詔曹彬之於瑋。是

求文武良將安石以兄子玄應詔曹彬之於瑋。是

碎首以登百里。韓詩外傳黔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不見納稷公出以頭自擊腦裂曰臣生

無益於國不如死也。穆北郭自頸以申晏嬰。晏子見

公悟用百里以禮殯息出奔北郭子乃自頸謂友以頭見景公以白晏子所以

致命而不辭沒身而無悔者皆不蔽賢之道也。然必

欲擇人以任則臯陶九德之論可師。尚書咎繇陳九

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咎繇即臯陶覈實以升則蘇

洵其廉其能之說可用。洵有言曰其也廉吏常以某

此皆大臣以人事君者之法程也不此之務而徒規

規然以其身任朝廷之事躬簿書親小勞夫乃陋哉

右第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

子皮是已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

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

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賢逾身之賢矧復抑賢乎

逾身者猶云減辰不進展禽仲尼鄙為竊位公孫子

不引董生長孺訾為妬賢。漢公孫弘不薦董仲舒虞

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韓詩外傳楚莊王退朝

賢相語姬曰賢相為誰土曰虞丘子樊姬掩口笑曰

今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

為賢乎今尹避語曰為國入寶不如獻賢故曰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右第四段

審材篇

主意

賢才生於天下不能無疵行人君亦當器使首段言奇才之當惜次段言賢才有小過不足病君子當棄短而取長也三段言今之無才者由於不惜才也若惜才豈有不效用乎

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之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

與不材者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梗楠豫樟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楹麗皆柱也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狙猿之杙杙小稍脩則拱也以為椽桷張揖曰修長也甚短則以為侏儒侏儒短小貌至於液莊子註液液津也捕軸解捕然也軸解如軸之直解也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梗楠豫樟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此右第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優於德而禪謀謀於野短於才也

則獲於邑則否夫善草創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

郡時漢宣帝時霸為潁川太守政事大治鳳凰神雀

及治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皋陶暗而為大理天

下無虛刑鬱離子曰皋陶聲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

無亂政淮南子云師曠晉平公時作太宰善賢如蕭

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汚何自黥布誅後有人勸之多

從其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黯性戇遇事敢

輒為忿戾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善屬文未

過於激直文君奔後貧歸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

之厚信未遇時淮陰少賢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

臨邛使妻當爐自滌酒器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

事

敞為武帝京兆尹能吏也但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便面以

扇障面拊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

死於太山龕岩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右第嘗怪

夫今世之士養以學校取以貢舉名在仕版無慮數

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未能深惜天下之

奇材故也蓋不惜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

其備雖有嶽嶽歷落脫穎絕倫之士嶽嶽山歌險貌歷落石勁也穎

脫本毛遂自荐云使臣早處囊中則脫穎而去矣絕倫乃騏驎之行超群絕倫也始以名聞

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

者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

惜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其人多自重又不

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甚嫉之欲其求免

也豈不難哉嗚呼人情不能無小過取其名實尤異

者用之不疑非有顯惡犯大義者宜一切置而不問

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摠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

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右第

審材篇尾

隱逸篇

主意

隱逸之名則一。隱逸之行不同。君子尚論者不可不察也。首段言隱之行不同。次段言隱之八有自然者有矯然者。末段言隱見當以時不可徒務皎皎之名也。

逸民之名則一而行則有三。上焉道隱。其次性隱。最

下名隱。右第何謂道隱。出處進退。關係天下。王公不

得友。萬乘不得臣。世可知其名。俗不蒙其教。是抱道

而隱。隱之上也。何謂性隱。行有過僻。志在深傲。適志

江湖。草芥軒冕。入室清風。升牖明月。梁謝連不妄交

時夜飲獨酌曰入吾室者惟是率性而隱。隱之次也。有清風對吾飲者惟常明月

何謂名隱。欲進則懼禍。欲退則思進。為怪行以動衆。

飾恢言以矯物土則邀天王之命下則媒當世之稱

是吊名而隱隱之下也道隱者賢人也性隱者野人

也若名隱則小人而已矣嘗觀躬莘郊之耒伊投渭

濱之釣望西山採薇昭映無極夷桐江一絲繫漢九

鼎嚴觀斯人之進退卜社稷之休否非古之道隱乎

詠詩於伯陵之鄉梁鴻家貧不仕尚節介與妻孟光

自娛也採藥於武安之穴漢臺修隱於武安鑿取

亭長則擲楫漢書逢前家貧為亭長時尉行過亭前

去之後哉羞折腰則解綬陶潛知彭澤令會縣督郵至

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四明狂客鄙貴顯而不顧賀

里小兒即解印綬去

章晚年狂縱自少室山人勤三詔而不起唐憲宗時

遺李渤為左拾非古之性隱乎以遁迹為假途以逃

名為媒身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譏唐睿宗景雲初

馬承禎問以國事承禎因請還山尚書左丞盧藏用

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天台禎曰

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居果為人知

者有干進之誚宋種放隱居終南山以教受生徒為

詔召之其母忿然曰嘗對汝勿聚徒講學既隱矣何

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後母卒數朝京師東

封西禪無不預非古之名隱乎右第雖然上天之意

謀時議薄之本以安世宰物為功聖人之德亦以行道濟時為賢

樵蘇民耳樵採也蘇生也况性與名者哉故今之君子每談

高節之士而嘆賞仰少微之星而景行者晉時月犯少微星占

云隱士何也以其優於奔名競進之徒也是故伏在

車下泣血孫陽驥驥伏於鹽車之下遇伯樂而仰鳴

戚於知己孰與南山三友之高哉高明道張山堯許告時號南山三友

突梯滑稽以叟升斗突梯滑稽係楚辭猶云潤澤圓轉也孰與白衣御

史之榮哉宋陳賓登第後論蔡京奸邪號白衣御史日置駟馬徧謝賓客

漢鄭當時為景帝太子舍嘗置駟馬謁謝賓客孰與河南布衣之安哉勝

錄王守仁自稱南山布衣賣藥於洛陽市中四至九卿其官羞飴漢許商

人著四孰與泰山處士之休哉宋孫復舉進士鬱不

時仕宦

得志坐而書空晉殷浩被黜但終日書孰與二十年

西湖者之優游哉宋林逋力學善詩不榮利家貧衣

孤山居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噫有時焉烏可執也君子亦相夫時

而已矣時而可出當憫天下以雲霓塗炭之急時而

可處當養天下以林泉澗壑之高則進非干名退非

養望而於道也均無弊矣苟不此之揆而徒兢兢不

汚入山入林者則又聖賢之罪人也右第

三段

隱逸尾

用舊篇

意

國有老成社稷之利而人君用舍異焉見古
今人之治所以不相及也首段指衆論見舊
不可不用次段舉聖君之用舊三段論後世
之不用舊末段又引達任揚繪語見舊臣之

也當用

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用人終不以
彼易此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
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共政殷先王所
以立國也書盤庚上篇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
汝惟商耆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曰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耆召公所以戒周成也右第是故在舜

之庭者。即堯世之岳牧。在禹之庭者。即舜世之元愷。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伊陟伊尹子丁公世美。又握兵權。齊太夾輔宣王之業。夫數君者。豈乏新進之士。相與共成天下之事哉。蓋緣世臣舊德。功業已建於時。聞望已孚於人。足以蕪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太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吁。斯人也。即書所謂壽考。詩所謂老成人。歟。古昔致治保邦。多由於此。右第柰何。驕君亂主。每喜浮薄之輩。以遂欲導淫。而累世勲舊。則遜志於荒。不任以事。何哉。黎老播棄。格人罔

敢知吉。殷紂所以喪也。祖伊告王曰。昊天既訖我罔

有耆舊。俊在厥服。周平所以遷也。書之候命篇。註云

壽及俊傑之在職者寵任弘顯。獄殺舊傳。漢元所以衰也。漢元

任弘恭石顯繫蕭望之獄自殺又有擯廢家居。不保丘塚。如唐代之

於汾陽者矣。郭子輕使希烈。陷殺舊臣。如唐德之於

魯公者矣。上信盧杞遣顏真卿宣慰過信汪黃。不任

宿德。如宋高之於李宗者矣。宋高宗專任汪潛善黃

宗澤恢復之謀此正所謂。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而宋微子之

興悲也。右第三段書微子篇箕子與善哉。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揚繪之告神宗曰。老成人不

可不惜嗚呼任人者可思矣此第四段

用舊尾

故舊篇

主意

故舊不遺忠厚之道也但古今之甘處其薄者亦多矣岑文本數人之外豈多得哉首段言故舊之不可忘次段慨人之忘故者三段言人之不忘故者其厚不可及也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躋履行三十步而返取之

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見賈子書孔子遊於

少原之野見婦人刈著而亡簪哭之哀孔子曰何悲

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見韓詩外傳夫

江漢之君猶懷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懷故也

况士君子之處故而可愬然哉在昔木槨之助家語

之母死孔子以物色之訪漢光武為帝嚴光隱於古

其木槨助之

之聖賢無失其故類如此右第世道嶮巇人心不古

乃有商鞅欺故友秦商鞅將兵伐魏魏公子卬迎之

飲罷兵卬乃見鞅鞅願相見面盟樂李斯囚舊交韓

李斯俱事荀卿後非使秦秦王喜之孫臏喪足於龐

涓涓將魏疾臏之能張儀得志於陳軫高賀取慢於

公孫史記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向柳不助

於士遜郡以事繫獄請峻友善及峻貴為柳為南唐此何

異蕪將軍之客頗蕪頗之免客盡去及再為將客又至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程廷尉之賓乎漢

廷尉客欲往見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市之喻也右第二段孟嘗君廢棄於齊用馮驩計

市乎旦側肩而入暮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夕所期

絕賓客之望願雖然岑文本為中書生平故人雖賤

必禮何晏遷侍中凡有舊者多擢用之樓護養呂公

之身樓護王莽時人有故人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

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范雲瑩王駭之

歛范雲少與領軍王駭善後駭死於官嚴挺之出嫁

故人女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吳奎周恤故人

家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於京師皆厚

金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為之嫁二女

皆厚

道也。嗚呼！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携提。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

白居易傷友人詩

何可勝數。嗚呼！可以觀世矣。

右第

三

故舊尾

德量篇

主意

大心以容天下之物，君子所以廣量也。若銖求而數計者，其器不足，稱矣。首段言量之當，洪次段言量之大者，末繳言不足於量者，以示戒也。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傳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掩瑕。國君含垢，皆言君子貴弘其量也。蓋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無德量，則容物不洪。

右第昔楚莊不究絕纓之罪。

莊王夜飲，群臣堂上燭滅，有一客戲其美人，美人絕其冠，左纓。莊王令在座者自絕其左纓，然後舉燭。

秦穆不吝盜馬之酒。

秦穆公亡善馬於岐下，人得而下食之者三百餘人，使逐得欲下

之吏。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而不飲酒者傷人，皆賜之酒。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

從以爭死也。宋就陰讓楚亭之瓜。梁宋就為邊縣令與楚

楚人瓜稀灌而瓜惡楚令怒夜竊梁瓜梁欲往告就

幣華元能容後夫之口。故敗於鄭為其所獲宋以兵

車文馬贖華元以歸宋築城華元為巡築城者謳曰

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其驂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丙

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丙

吉不計吐茵之吏。漢相丙吉馭吏嗜酒醉嘔車茵西

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此不公權不問盜銀之奴。公柳

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蓋巨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

權善書公卿以書貺遺蓋巨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

常貯孟孟一笥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巨測權

笑曰孟孟羽化。齊賢不計竊器之僕。宋張齊賢為江

矣不復詰之。魏公不惜王孟之墮。韓琦

家宴一奴盜銀器於懷中。魏公不惜王孟之墮。韓琦

公自簾下熟視之不問。魏公不惜王孟之墮。韓琦

名府有人獻王孟二。每宴召客特一棹覆以錦被署

王孟於其上。一吏誤撞其棹王孟俱碎。吏伏地待罪

公曰女誤量也。他如舅犯見怨於子羔。猶薦其長。晉

耳非故也。量也。他如舅犯見怨於子羔。猶薦其長。晉

問于舅犯曰誰可守兩河者犯曰子羔曰子羔安國

非子之仇乎曰君問為守非問為臣之仇也。安國

受辱於田甲不問其罪。安國事梁其後抵罪坐法獄

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無幾使使者戴聖毀何武

拜安國為內史田甲亡安國卒善遇之。戴聖毀何武

而武乃平心以決其訟。有隙每侮毀武聖子客為盜

連坐武乃平心。李邑毀班超而超乃遣還以保其身

決之得不死。李邑毀班超而超乃遣還以保其身

班超受命都護西域別將李邑毀超擁愛妾抱愛子

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魯參而有三

至之讒恐見譏於當時矣遂其妻帝知超忠切責范

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范

仲淹屢攻夷簡而夷簡猶薦其賢。歐陽脩素薄趙槩

仲淹屢攻夷簡而夷簡猶薦其賢。歐陽脩素薄趙槩

而趙槩猶解其獄張永德不責高進之謗周世宗張

平不計彭門之侮見唐書蒙正不問簾內之士王旦

極薦毀已之準寇準數短旦於帝前且薦準為節度使同平章事準謝帝俱道且所以存

者準媿嘆以此數君子非量足以有容乎右第視夫

為不可及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

儉夫小子一與人絕則抵毀固拒如其陵分部漢桓

有名當朝卿人為之誼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進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牛李爭權唐牛僧孺李德

不合屢相攻擊而區區報復者又數君子之罪人也右第

德量尾

廉潔篇

主意

廉潔之名聖賢之所安志士之所法也至於貪欲是求者聖賢之教氓廉耻之風喪矣首段言廉名之當處次段言聖賢之處廉三段言貞士之法古末段言貪污之不足道也

周禮太宰聽官府之六計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為本蓋

廉者士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嗽孔子過盜泉

邑號朝歌墨翟不舍里名勝母曾子回車淮南子云

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亭名栢人漢高夜遁漢高欲東擊韓

人亭貫高陰壁人於廁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善猶

且嗟之况親為汚行以自尊其名哉右第昔孔子東

西南北不受廩丘之養孔子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賜之邑其不知功以受祿今說未行而齊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

受魯君之邑而致邑焉參固辭不受子思緼袍無衣

却子方之裘子方遺之狐白裘不受原憲桑樞甕牖

辭常祿之賜此皆守冰壺之潔大凡清白者甘塵甑

之貧漢范冉窮居閭里為卓哉尚矣下此則卻金之

楊震王密謂見楊震懷以千金震曰故人還珠之孟

嘗漢桓帝時人遷合浦太守先太守貪污採人妄拔

蔡之公儀休古史曰魯相公儀休見織帛怒而去其

符又奪園夫婦見舍內茹菜愠而拔其菜曰吾已食

女子利乎斷芻之第伍倫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斷

披絮之吳隱之吳隱之為廣州太守

綏絮酌水之鄧伯道晉鄧攸遷吳郡太守載遺絲之

山濤晉表毅居官以絲遺山濤留犢之時苗時苗為

初到縣求一輦車黃犝牛歲餘生一淡食之宣秉

漢宣秉性節約常服布被疏食瓦器光武幸曳柴之

其策見而嘆曰楚國一龔不如雲陽巨公司徒史

王良良為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

恢問之曰夫人持一硯之包拯端溪硯前守取輒

妾是恢乃下拜不持一硯之包拯端溪硯前守取輒

千以遺權貴公命纔足貢不受衣襪之劉恕劉恕宋

數歲滿一硯不肯持歸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

自守寒無衣司馬溫公遺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

勵俗右第若乃晉世惟貴於錢神晉惠帝時魯褒漢

勵俗右第若乃晉世惟貴於錢神晉惠帝時魯褒漢

代不慙於銅臭漢靈帝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

如子鈞答曰論者貨賂上行而賞罰失貪求下布而

廉耻衰是以張武受賂漢文帝臣張武受人金錢覺

罪李訓鬻官唐文宗時人與鄭注以誅宦官為已蘇

逢吉市權後漢劉知遠將終以後事李師望哀積當

官以割剥為務居位以財賂為親是民之蠹也國之

病也嗚呼富其身而不足且思及其子孫是亦奪諸

其民之子孫者以與之也已且盤遊而婦子教以嬉

焉民且勤動而婦子哀以死焉是求免於鬼責且難

矣而况等於孔顏哉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為之執

鞭意有激而云然也右第
四段

廉潔尾

崇儉篇

主意

儉為天下之美德。有家有國。有天下者。均不可以或廢也。要其歸。亦本於中而已。首段言儉已行於古。次段舉能儉者。以美之。三段言奢侈之禍。四段言儉不可不尚。亦不可過也。

易賁之六五曰。束帛篋篋。吝終吉。伊尹告太甲曰。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儉之義大矣哉。故上古之世。採椽

不斲。師古曰。採。椽木也。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飶。鑄金為鉏。

埴。埴為器。荀子書註。埴。擊也。埴。括土也。擊。括土而成器。工不造奇巧。世不

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

是以夜光之珠。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趙國

之如不充。後宮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自天子已然而况其下者乎右

段一故魯莊公將刻桶大夫御孫諫之左莊公三十四年春刻其桶御

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侈惡之大也先兵闔閭有

儉德楚子彌之吳師在陳欲伐楚楚大夫懼曰昔闔

不形錢官室不觀舟車不飾衣季文子死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晏平仲為相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

十年他若高允之布袍魏人劉寵之陋巷宣秉之布

被祭遵之常袴是皆革奢侈以從儉約澆風以返淳

雖未必聖人之去泰亦庶幾乎君子之戒盈矣右第

若乃聚鷓冠者必招鄭伯之惡左鄭子城鄭伯之子

好聚鷓冠鄭伯聞而

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戴瓊弁者遂致河神之乞左

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二王纓未之服也夢河神謂之曰界余賜女孟諸之

亦不聽後果敗於城濮孟諸宋地也管氏朱弦反

玷敬叔載寶來朝陳咸之王食何曾之蒸餅晉何曾

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則皆弊化奢麗怙侈

食大官所設席輒命取其蒸餅史記桀作象箸玉杯紂

滅義而已矣甚則瑤臺瓊室象箸箕子曰有玉盃以奢亡天下

象箸必有玉盃臺被文繡車掛犀象以

奢亡其國曳羅紉其梁肉以奢亡其家齊田嬰淫侈

後宮躡絢梁而士不得短褐妾餘梁肉而民不得蠟

糟糠公家之事日損矣後嬰為齊所滅嬰出亡蠟

薪錦帳王鳳金龍以奢亡其身晉石崇富以蠟代薪

與王愷聞富作錦帳

五十里晉元保奢侈窓戶是奢之為禍竟不如儉之

為福也右第雖然過奢不可過儉亦不可數米而炊

綱炭而爨唐帝莊儉也然隘矣繫鑰腰下行如環珮

張充儉也然畜矣充梁人幼為祭酒性極儉畜家事

行若環珮之聲單衣責償於從子如王夷甫王戎性鄙姪完

之使償責家廟不立於堂廡如王叔介唐王珪字叔

家廟乃祭於寢廡君子又奚取哉右第

下為有司所効四段

崇儉尾

原師篇

主意

為學不可以無師從師又不可以不擇也首
段言師道之不可無二段言聖賢且有師三
末段甚言師道之當擇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

範不範不為少矣模木器範竹器也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

書必立之師夫一人以平物價者也由此觀之則

知師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人非生知孰能

無師乎且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少猶且

有師况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

神明而參造化。顧乃無師耶。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知求師，非善學也。歐陽脩曰：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即此而觀，師道與君親並重，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也。右第雖以聖賢亦未嘗無師。子貢告於哀公曰：黃帝學於太真，顓頊學於祿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君囁，舜學於務成昭。務成子名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太公。周公學於虢叔，師道之尊，聖王猶爾。况學者乎。右第自洙泗之教既湮，而師道決裂潰壞，不可復救。鬼谷授押闔之術，不免縱橫。

之譏

鬼谷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隱居清溪，鬼谷之源，蘇張師之，受押闔之術十三章。

楊雄

衍太玄之旨

難逃詭誕之誚

從雄學，作奇字，終不免。

有詭誕

授諸生於絳帳者，奢侈之罪奚堪。

馬融才高，博學坐堂。

生徒後陳女樂

傳子弟於帷中者，灾異之談奚取。

董仲舒授子弟於帷中。

多言灾異之事

甚至河汾講習，妄居師道。

晉王通作中說。

以擬論語教授河汾，魏徵房玄齡温彦博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

又何益矣。

右第

善乎荀卿曰：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彼專習訓詁詞章之末者，非吾之所謂師也。

右第

原師尾

事師篇

主意

師傳之恩等於君親事師者休戚同之可也首段言事師者不可徒以其文末段言第道之難者以垂戒乎後人也

淮南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夫以師之為分與君親等豈不以成我猶生我而司教即司牧也世之言事師者徒以侍臯比臯比虎皮也執六籍相與奔走於門墻几席之下更端則對後使則承不知特疏節耳記不云乎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言第道也右第粵稽古昔從於匡從於陳蔡忠誠恭敬濱九死以不易者

皆昔日杏壇執經洙泗辨難之徒也七十子於弟道

尚矣他如龔勝死而門人制服者百數龔勝王莽時人莽篡不食

而卒門人念之高憚義不忘其師也歐陽歛獄而諸

生守闕者千餘人歛坐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

者千義不死其師也吳章之斬門人奉頭鼠竄而云

敞自劾以收尸王莽以平帝后不得顧私親莽子宇

夜以血塗莽門驚之事覺章棄市門人皆禁終身盡

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葬丁歸何其偉也孫拯之獄孟玖肆意羅織而費慈明

寃以代死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拯

孟玖令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門人費慈請獄明寃

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寃孟玖又殺

之何其烈也廉范嘗師薛漢矣漢誅門生莫敢視而

范獨殞歛不避廉范漢明帝時人受業博士薛漢後

吏以聞明帝召責之范自其謂之見危能授非耶郭

亮嘗師李固矣固誅親戚莫敢臨而亮獨守喪不去

郭亮漢桓帝時人為李固門人固受誣梁冀暴固謂

尸今勿收亮時未冠詣闕乞收固尸太后許之謂

之患難不避非耶又有寧驚乘輿寧冒斧鉞寧以箭

貫耳出其師於萬死一生之際如楊政之待范升者

范升漢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為出婦所告

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傍俟上駕

至乞哀武騎虎賁驚懼乘候舉弓射之不去旄豈不

百餘人弟子有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情讀書只愛
眠韶聞之解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寐與
周公同夢寢與孔子同意師劉恕之叛正時人嘗從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劉恕之宋神宗
程頤學後與章惇蔡宋挺事劉陶為師
下為朋而反攻頤宋挺事劉陶為師
陶愛妾者何如也後陶沒挺貴遂娶

事師尾

託孤篇

主意

託孤之任至重必得忠義之人然後可首言
忠義可以托孤次言托孤之難三言托孤得
其人四言托孤不得其人五言
託孤之人國家均不可無也

昔包孝肅尹開封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

矣願召其子與之呂原明聞而嘆賞宋包拯謚孝肅
尹京時民有自

言以百金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
之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呂
榮公聞之曰世人好言無好人三
字自賊者也榮公名希哲字原明嗚呼世有平居則

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曰一旦以物寓人僅如毛髮

責之使償則有獲有不獲者何也凡以人心未可托

也若開封民者難乎哉以開封民之忠信誠義顧不

可以託孤乎哉右第託孤之任亦云重矣人主以六

尺稚兒榻前顧命欲使一二大臣護無缺之金甌武梁

帝謂國家垂幾十年之後豈曰細事乎右第握手則變故

成舉步則爭奪起苟非其人鮮克有濟右第古之伊

尹保太甲周公保成王皆輔幼君為令主故邵子論

伊周曰若委寄於匪人數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

之事去矣言湯武付託得人也繼此則晉獻嘗託孤

於荀息矣肱股忠貞之語捐軀必踐晉獻公使荀息

竭肱股之力加以忠貞濟則君之靈也不漢武嘗託

孤於霍子孟矣小心謹慎之道百折不回漢武以弗

濟則以死繼之後里克弒奚齊荀息死焉陵托子孟

圖周公輔成王賜之光出入禁闈先主嘗託孤於孔

明矣二十餘年小心敬慎未嘗有失劉備以禪付孔

如不可當自取之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使人臣皆致死遂志如

三子也則雖植遺腹朝委裘植撫養也委裘猶將十

世治矣况輔嗣君以臨天下哉右第柰之何其不盡

若人也魏明帝所託者非司馬仲達耶懿欺孤而奪

之國魏主操托司馬懿曰吾以後事屬君司馬既受

為唐太宗所託者非徐世勣耶勣附武氏而唐幾亡

太宗疾召太子曰世勣才智有餘與汝無恩我死汝

用之一日高宗欲立武后遂良無忌以為不可李勣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劉知遠所託者非

郭威耶威賣隱帝而自叛逆。漢主知遠不豫召蘇逢

受顧命曰承佑幼弱後事托在卿輩知遠死郭威篡之為後周儉夫小子逐利乘便

以為身計者類如此聞荀霍諸葛之風者愧矣。右第

雖然國有託孤之相邦其末休家有保孤之僕家其

末賴王成携燮而善藏。成李固門生固被梁異害先

托之成成將燮家江東變名為酒家傭成自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梁異誅詔求固後始出

固抱憲而潛匿。兖州刺史李式坐事叔子憲生始滿

汲固曰今古豈殊遂潛入式婦閨抱憲藏之及白嬰

匿朔而全趙。屠岸賈殺趙氏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

死嬰曰死易立孤難矣曰子為其難吾為其易後賈捕孤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孤處諸將發師隨

之殺杵白與孤兒嬰與真兒匿山中十五年景公用韓厥之言立朔后嬰與武攻岸賈滅其族嬰曰吾可

以下告杵猶曰門生故吏恩義素結宜有殉生之報

至若李元舉家疫死兒續生數旬豐於貲產諸奴議

殺之惟義奴李善潛負以逃卒理舊業。李善李元蒼

死續生數旬諸奴利其財謀殺之善深傷李氏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山陽親為哺養至十歲始與歸告

如於長吏叔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祖約之誅也

上書言之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奴王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哉臨刑竊其庶子

道以去逃祀不絕。祖約逃嗚呼善安賤吏豈知有忠

貞之節不可奪之操哉卒能保孤全主此其德胡可

少也彼仲達輩名為顧命大臣而欺孤賣國者其善

也

安之刑人乎右第五段繳

託孤尾

讓國篇

主意

讓美德也。天下之爭奪者多，辭讓者少。若能以讓存心，則讓雖季子亦不失為盛德事矣。首段舉季子以起次段之能讓者皆足為難也。三段言不能平心所以多爭奪未繳唐人法後世之言以示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曰廢先君之命未孝

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未仁也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

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退而耕於野卒不受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兄弟約以次

相承至餘昧立子王僚諸樊之長子嗚呼持此罪延

不得為王乃使專諸刺王僚自立

陵則為善者其怠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會下流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憤求其履高抗節至再

不移。遜千乘若敝。蹠然而其退耕於野。迨今有吳之

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非至德哉。當與夷齊逃孤

竹。伯雍遜荆。吳異代同節矣。右第昔子魚君宋。茲父

讓也。左宋桓公疾太子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及也。且又不昭王位楚。子西讓也。左楚平王卒令尹

順。遂走而退。昭王位楚。子西讓也。子常以太子壬弱

其名。路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立昭。負芻入曹。子臧讓也。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國負

將討之。子臧應立。將亡國。大皆欲從之。襄公繼鄭子

良讓也。左宣公四年鄭平公被弒。鄭人欲立子良

襄下是則韓無忌嘗讓位於厥矣。晉韓子老使子無

厲公之亂。無忌不能死。無功。芾玄成嘗讓位於弘矣。

庸者不敢居高位。辭不立。芾玄成嘗讓位於弘矣。

玄成字少翁。常賢。劉愷嘗讓位於憲矣。按漢書劉愷

讓與弟憲。逃道。父。鄧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陽

之朝。廷屢徵不出。鄧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

侯丁鴻讓國於弟。荆鳳。不特此也。唐睿宗欲立隆基為

太子。以宋玉成器。長難之成器。讓曰。臣死不居平王

之上。即日退就藩服。王子隆基誅芾后有功中宗欲

家安則先嫡長國家。若此者皆能謝莫大之榮。其臣

危則先有功云云。工之賤。輕茅土之利。樂寒散之濱。即不盡計其合道

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勢位者哉。右第使有國家者

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於爭周。周子帶有寵於惠

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子帶遂以狄師攻襄王王出
曠輒何至於爭衛
見南子亂淫欲殺之南子許于靈公出奔
糾白何至

於爭齊小白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後小白復

國求子糾於厲昭何至於爭鄭鄭祭仲為莊公取鄧

魯而殺之厲昭何至於爭鄭

之宋雍氏生厲公雍宗氏有寵於莊秦不必鍼懼選

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滅之以立厲公秦不必鍼懼選

昭公初年秦桓子有寵於桓其母曰弗去懼選矣卯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

也晉不必詛畜群公子

血之殃唐高祖李淵長子建成次子世民少子元吉

之蹀血禁門青雀無接懷之嘆矣

泰日侍上許以位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

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有一子臣死之日陛下

當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怜之遂良惟夫利欲動於中

而矛戟森於外此覬覦攘盜者所以紛紛於世也歟

右第善乎唐人有言曰時平則先嫩長世亂則先有

功此弭爭之道訓讓之方也右第

四段

讓國尾

勢成篇

主意

人心者勢重之本欲收天下之勢者先收天下之人心而已首段言不可使人得成其勢次段言勢之成三段推本於人心以明勢之所由成繳言人君當謹於微以防其成也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表神威而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

矣右第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

謂之籍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

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

者勢之所濟也昔者陳平韓信王陵皆項羽之臣而

卒為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

刑利其所害也沛公初入關更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傷人及盜抵罪發

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高帝用董公言為義帝見殺於

羽為之發喪白衣行師以暴羽之罪白蛇雲氣鬼其事也高帝未遇時

蛇斬之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常行出外上有雲氣太公呂后每望雲氣覓得之

是故亂非外生我有以招之勢非彼至我有以致之

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於固人心人心之固

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

諸侯之權甲兵之衆以其昨隸之民戍役之卒揭竿

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響應彼非皆有欲起之心而

樂於從逆也秦有殺人之暴而民有樂生之心則夫

去死以求生而俟夫人之先發者勢也故陳涉之得

志輕在秦也陳涉與陳勝吳廣為左戍長失期乃詐稱公子扶蘇起兵諸郡縣苦秦法爭殺

長吏以夫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逆造於上而禁

民之逆不可得也我仇夫民而禁民之仇者亦不可

得也秦人徒快一已之欲而不知反為陳涉之資昧

秦人徒快一已之欲而不知反為陳涉之資昧

夫勢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劉季初為

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

之誅，故降。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

見邯疑趙高之李陵深入匈奴，畏敗國之辱，故叛。李

請已故降項羽李陵深入匈奴，畏敗國之辱，故叛。李

自請獨當一隊以擊匈奴，將兵五千人，所殺甚多，為

軍侯管敢亡匈奴，告以陵兵無後援，為匈奴所敗，陵

無面目歸夫叛背至逆節也。降亡皆耻名也。而三人

者以不貲無價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窮於前而不暇

自好也。夫天下惟不自好之人鮮耻，弗執之臣幸危

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植於吾之所壞，此勢

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右

三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

杜覬覦之罅，逼擬逼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

使天下萌蘖不生，而勢常在我，則天下永安。語曰：涓

涓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纏為網羅。孔子入后稷

三鍼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焔焔不滅，炎炎若何。云云。毫末

不接，將尋斧柯，誠能謹之，福之根也。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及也。右第

勢成尾

謹微篇

主意

禍之作也不作於作之日必有所由起是以君子當慎其微也首段言微之當謹次段言聖賢之能慎微末舉不能慎微之禍而正言微之當慎也

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

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郡邑燔山林凡治之

於微者用力寡而成功多也右第聖賢有見於此是

以蒞衆之容肅於燕閒之時對賓之語嚴於私昵之

際漆器之不作慮奢侈之漸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唐太宗以問遂

良曰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庭燎之

有箴憂怠惰之始也絕儀狄謹沉湎之端也戰國策儀狄作

酒云去南威戒荒淫之門也戰國策魯君對梁主曰

不朝遂推而遠之曰後杜其言防讒譖之塗也惜名

器塞僭逼之源也仲叔于奚助孫桓子敗齊師衛侯

尼聞之曰惜也惟名昔遽瑗不以真行情行靈公與

與器不可以假人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

為誰曰此遽瑗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

以昭昭使人視之果白玉也顏回不以夜沐改容見劉

行公使人視之果白玉也君臣之禮不廢莫缺耕於垆野夫

書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廢莫缺耕於垆野夫

婦之敬不衰曰季使過莫見莫缺耨其妻饁之敬相

也能敬必有德德以能治民君皆所以謹其微也箕

子觀象箸而流涕紂作象箸箕子嘆曰尼父聞備堊

而永嘆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今人或有備者不亦

不仁乎哉有旨哉右第自夫忽細行而不謹於是

女子爭桑而連吳楚之兵國語吳楚邊邑長怒而攻

吳吳王怒而羊斟爭羊而致宋師之敗宣公二年初

伐楚西鄙而羊斟爭羊而致宋師之敗鄭受楚命伐

宋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鄭師故敗氏

氏介鷄而招季子之難左昭伯二家近其鷄聞季氏介

其鷄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邱氏邱氏以至趙

與昭公謀逐之司馬驥矣救之執邱伯殺之

氏有孟姬之讒左成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成公女趙莊妻與朔叔欒盈有祁叔之訴欒盈娶祁

父通娶同括知之故諧欒盈有祁叔之訴生欒盈娶祁

亡祁與家老通懼盈之討中行有函治之危函治范

愬諸父范宣子逐盈錮之

邑也。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中行寅智伯有與范氏和睦故臯夷謀逐二子卒滅其家

晉陽之厄見史記此皆有所恃焉而不謹者也宋閔碎

首於棋局宋閔公與子萬共博謂之曰子魯囚也陳

靈造禍於戲言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與孔寧儀

遂謀射閻邴造逆於相詬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

乃掘而刑之使歆僕又淫閻職之妻而使職乘夏

五月公遊於中池二人浴於池歆以扑扶職怒歆曰

人奪汝妻而何不怒職曰與別其子公生殺於嘗龜

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左宣四年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曰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

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子公與此皆有所忽焉而不謹者也

子家謀先夏弒靈公

蘇史滅宗於笑談見竹補曹劉分地於七筓曹操曰天

孤與使君而已備聞之方食失匕荒服不至於白狼

筓自此別遂借荊州以相攻拒荒服不至於白狼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不聽王諸侯離叛於

征之得四白狼以歸自是荒服不至

烽火齊懿見納於竹中見本篇衛公見亡於好鶴左

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

滅此皆有所溺焉而不謹者也孰謂幾微其可以不

戒哉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嘉樂之合非一音

之湊先王之德非一行之積故水積成川則蛟龍生土

積成山則豫樟生德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矣老子

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

一

行始於足下言積小可以成著因微可以就大也其
戒哉其戒哉

謹微尾

擬儒篇

主意

儒之為名則一儒之為實不同君子當辨所
宗而已首段言儒有七者之不同次段言其
人以實之末段
言願學之意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遊俠之儒有文史之
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
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
然後可以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
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
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河海莫不擷其玄
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

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沉鷺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隱而弗通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向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性備陰陽之和心涵鬼神之秘智達萬物之理言足為世法行足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右第游俠之儒

田仲田仲漢高祖時人以俠名王孟王孟劇孟二人漢武景時人離地有王孟亦以俠顯江淮

之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間

儒司馬遷著漢史記班固著東西漢書是也浮文勝質織巧斷

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莊子蒙人也名周字子休嘗為漆園

吏其學無所不究著書十餘萬言列禦寇是也列子鄭人名禦寇肆言縱誕

詭故不情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

作詩鄭玄漢人少為鄉畜夫不樂為吏遂入學受業

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是也牽合附會有垂墳典

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行之則身可脩，家可齊，國治天下平也。右第二段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史遷以儒與五家並列。儒佛釋道教荀卿謂儒有大小，皆不足以知儒也。然則儒有異乎？曰：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右第三段

擬儒尾

勤政篇

王意

勤政者帝王之首務。首段言政之當勤，二段言盡此道者數君也。三段言彼善於此者。四段言勤有要，當清心寡慾而已。

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左狄人代邢管仲言於齊侯曰：狄人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

書曰：自朝至於日中，曷不

遑暇食。

文王之訓曰：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又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有萬幾。皐陶言政之當勤也。夫

一介之士，學古求道，尚有業精於勤，荒於嬉之戒。見韓

文進矧天子代天理物，天下億兆於我乎？負荷而可

不務勤哉？右第一古昔帝王，厥有常度，昧爽會盈，日出

藝圃林

而視朝朝罷而路寢聽政日中考政日夕而糾虔天

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時可暇豫也

舜之惟幾惟勅禹之惜寸陰晉陶侃鎮荊州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

人當惜分陰湯之無即悞淫湯詰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彞無即悞淫文之無

敢盤於遊田姬公坐以待旦皆勤政也三代以還據

輿鞍而講道非漢光之勤於求治乎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

建太學以御延英而汗透非唐憲之勤於接下乎帝

興學校夏御延英殿李絳在馬帝汗透沾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耳故欲與卿講天下事乃

也樂報正午而出朝非宋仁之勤於咨訪乎程顥入朝仁宗

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左下此則日幸同泰之梁

右曰御史未知上未食耶

武帝日幸同泰寺設宴不倦衛士不如衛士傳殮之隋文也每聽

傳殮而食宴不倦衛士不如投籤驚覺之陳主也陳文帝鷄人伺

挽拽舡士八萬人不如投籤驚覺之陳主也陳文帝鷄人伺

者今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睡穩今驚覺早棄萬幾之天元此朝

帝自稱天元謝却政事專意遊幸不如齋居決事之漢宣也帝傷法

每季讞囚上嘗御宣室齋居決事若乃衡石程書勤矣而下行有司

之事秦始皇取石百二十斤與表筭奏記宣室半夜

勤矣而妄談鬼神之迹漢文帝受書坐宣室感鬼神

生君子病之雖然有本焉勤政在於清心清心在於

寡慾若此者非得賢助不可也是故早朝晏罷卒成

藝圃珠

中興者周宣也。而脫簪之后，實相之。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

罪於未巷，由是王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蟲飛會朝，卒起霸圖者，齊

侯也。而鷄鳴之妃，實贊之。齊妃告君之辭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

蠅之聲。不然，唐玄初載嘗建勤政樓，其心若曰：巍巍巨

唐，豈不能勵精圖治，以軼前人哉？卒之漁陽鼙鼓，九

廟蕩塵，巴蜀播遷，幾喪社稷者，何哉？良以玉環在侍，

蠱惑乃心故耳。唐玄宗初年起二樓，西書花萼相輝

貴妃及陪東京上阜西蜀然則遠女謁者，尤勤政之首歟。圖治者

可思也。右第四段繳

勤政尾

勤學篇

主意學之在人，惟勤有功。今日不學而有來，且則日月之逝，誰其維之？首段言人不可不學，次

段言學之勤者可以立功成名，末段致戒於學之不勤者云耳。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如學之速也。吾嘗伎而望，不如登高之博見

也。見說苑故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騏驥良馬也。一

日行千里，伏蓋車之厄，伯樂遭之下車而哭。干將雖

利，不得人，力不能自斷。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善

英百神，下觀遂以烏號，雖良，不得排繁，不能自正。烏

成劍，故名干將。也。弓名。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是以古之君子

朝馳騁乎書林夕翱翔乎藝苑口不絕吟於六藝之
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
窮年豈好勞哉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也故

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常編三絕古者以竹為簡以皮

貫之常皮也編貫也孔墨程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

子讀易父三斷其皮也也博士下帷講論弟子以父次

世不窺園門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論弟子以父次

其精如倪寬帶經以芸鉏寬受業孔安國家無貲路

此也生截蒲以寫書路温舒父使牧羊取畢緘燃薪而不

息畢緘少燃薪夜讀博通經史裴休講述而不倦唐為

宰相至貴亦讀書黃霸桎梏受業夏侯勝黃霸既父

講述至夕不倦繫霸欲從勝受尚

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車胤螢火自照晉

可矣遂授之繫夏更冬講論不息故能究通蘊奧窺測

胤字武子恭勤博覽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夜以繼日

微言或顯名於當時或垂譽於萬世使學果無益則

寧越中年鄙人也何周威事以為師說林載寧越中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時而能免此苦乎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年人將休吾

將不休人將則吾將不卧學許升徒博耳何處為世

十五年而周威公以師事之許升徒博耳何處為世

名賢漢吳許升少為徒博妻榮數勸升遊學榮父疾

遠學遂孰謂學不精於勤耶世之漂麥者罕後漢高

成名學妻嘗晒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亡羊者希臧谷牧

俱亡其羊書谷貪博愛眠者多見事面墻者衆貧賤懾於飢寒

富貴流於逸樂。遂急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俱逝。斯志士之大痛也。右第三段

勤學尾

博學篇

主意

學問之道無他求於明理而已。理有弗明。雖學猶弗學也。首段言人之當學。次段言學雖博。有不明理之弊。末繳言學問之不可以已也。

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斫而射之。通於犀革。犀

也。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

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見家語由此觀之。學問之

道。其可廢乎。今夫和璞下和氏璧。天下之寶也。待琢磨

而後見。毛嬙毛嬙美婦人。天下之姣也。待脂澤而後容。聖

人。天下之上智也。待文學而後通。廢文學而欲負荷

巨任。必不濟矣。右第一段雖然。學在明理。徒博無益。文在

設施徒文無得杜預訂左氏之謬習群史之長其學

非不博也而武庫之名君子謂之錮癖杜預字元凱

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常昭窮周禮之義成一代之史其學非

不博也而孫皓之禍君子謂之蒙蔽常昭為吳孫皓

王欲為其父作紀昭以文皇不登帝位只當為傳吳王積怒誅之范甯探王何之失

正毅梁之訛其學非不博也而興作之咎君子謂之

疵曠甯晉穆公時人嘗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

又作毅梁傳序參訂其訛其學可謂博矣但傳迪讀

書雖多而心不能解時人譏以書簾迪仕晉為右丞

義劉柳云卿可謂之書簾矣陸澄學識雖廣而理多蒙昧當時號

以書厨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無所不知王彥曰陸公書厨也房輝遠雖稱為五

經庫無益於時輝遠字崇儒隋文帝朝遷太常博殷

踐猷雖號為五總龜何濟於世踐猷字伯起博學與

號之為五總龜學貴徒博也哉右第然博陸雖謹慎難免身

歿之禍字子孟輔幼主昭帝後因萊公忠赤竟有雷

陽之貶寇準事真宗封萊公忠直敢言後忤丁謂貶

霍光傳不又以不學無術也甚至伏獵之誤唐李林

貝為戶部侍郎吳素不杖杜之誤李林甫無學術時

學嘗讀伏臘為伏獵杖杜之誤韓愈之子

杖杜兩字林甫謂侍郎帝陟曰金根之誤韓吳讀古

吳有車名金根韓且面墻矣禮記云不墻學其可已乎

傳學尾

傳學尾

